

红辣椒女性文丛

张抗抗 著

陈骏涛 主编

当代女作家散文精品

# 故乡在远方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  
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创造  
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四川人民出版社

红辣椒女性丛书

陈骏涛 主编

● 张抗抗 著

# 故乡在远方

红辣椒女性丛书

陈骏涛 主编

● 张抗抗 著

# 故乡在远方

(川) 新登字001 号

责任编辑：徐 英

装帧设计：刘梁伟

策 划：红辣椒创作中心

倪培耕·徐晓琳

故乡在远方

张抗抗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彭山县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0 千

1995 年6 月第1 版 1995 年6 月第1 次印刷

ISBN7—220—02850—4/I·361 印数：1—5000

全套定价：40.00 元 本册定价：8.00 元

# 总 序

陈骏涛

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又确确实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持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意见者,大致都是以西方女性主义(亦作女权主义<sup>①</sup>)所提倡的那种女性文学为坐标的,——这是一种以女性的性别觉醒为前提的、有着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背景的女性文学。这样的女性文学在中国的确还没有,即令有,也属于凤毛麟角,而且没有真正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妇女解放命题之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的解放命题的一部分而提出的,而人的解放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所提出的一个主要口号。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始终是与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紧密相联的,它是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女性文学自然无法自外于时代,因此它不具备像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所倡导的那种以鲜明的女性性别特征为标志的独立的女性文学。

但是,衡量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不是只能以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为坐标呢?它能不能有自己的坐标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运用自己的坐标(同时也参照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坐标)来研究中国女

性文学了。刘思谦女士所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即是其一。刘女士认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是以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与历史际遇而悄然出现悄然运行的。没有女性自己的以反抗父权制性别压迫、性别歧视为目的的妇女解放运动作后盾，也没有成熟的妇女理论作指导，或多或少的女作家分散在作家队伍之中，犹如撒在夜空中的一个星辰，寥落而寂寞，相互之间虽有辉映而无组织的联系……”<sup>②</sup>

总的来说，我是认同刘思谦的观点的。如果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五四”时期无疑是女性文学的起点，先于“五四”的辛亥时期的秋瑾则是其前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也包括父权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催生了一批敢于反叛封建人伦秩序、主张男女平等、鼓吹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娜拉出走”成为当时舆论的一个热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女作家群<sup>③</sup>，并形成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

“五四”以降，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女作家<sup>④</sup>，不过她们始终是混同于整个作家群体之中而无独立的组织。在“五四”和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并非没有触及到作为女性性别特征的特殊问题，但却从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潮流。迨至解放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解放的高亢音响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巨大声浪更把女性性别特有的声音淹没了。因此，从四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确缺少自己的性别特征，基本上被淹没于群体的文学之中而成为一种“中性文学”。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人的解放问题的重新被提出，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女性文学才得以复苏，并且形

成了继“五四”之后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个高潮。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出现的这个女性文学潮流，无论就其人数之众、作品之多以及影响之大（特别是其在域外的影响）来看，可以说都超过了“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其中不乏有相当的思想震撼力、艺术感召力和别具女作家性别风采的佳作出现。特别是，在女作家之外，还出现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女批评家，这也是“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所未见的。<sup>⑤</sup>

七十年代末期亦即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可谓气势不凡、成就卓著，以致使有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有“阴盛阳衰”之叹——这当然是极而言之，是对于女性文学兴旺的一种赞叹，而并非真正的“阳衰”。它大体上仍然是与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文化转型密切相关的，而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那样鲜明的、独立的性别特征。以致使有的女作家和女批评家甚至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森林中尚未长出‘妇女文学’这一棵大树，中国还没有形成‘妇女文学’的主潮。”<sup>⑥</sup>这里所说的“妇女文学”自然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为坐标系的。但我以为，倘若顾及到中国女性文学的特殊性，而将女性文学定位于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抒写女性情感，并具有独特的女性风采的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是不乏这样的作品，也不乏这样的作家的。在小说领域和散文领域中尤为突出。

事实上，在女性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一种是以女性的眼光观照外在世界的——女性本体以外的世界，一种是以女性的眼光审视女性内在世界的——女性本体的世界。这两类作品都可能具有女性的性别特征。因此，我十分赞同王绯女士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和“女性文学批评的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

性的眼光)”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意见，正如她所说的：“女性在承担女人角色的同时，也承担着人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女性观照文学的眼光一方面是女人的，一方面又可能是共同社会意义上的人的。”<sup>⑦</sup>这样就可以避免关于女性文学的纯粹概念之争，而直接楔入女性文学的本质。

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不是需要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妇女地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提高，关于女性性别的特殊性问题也许将更加显得突出，因此关于女性文学的标准可能会有新的界定，新的提升。女性文学自身也将会发生某种嬗变。但往哪儿提升？照什么样的标尺提升？女性文学将会有何种嬗变？这又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已经有女性学者和女作家在关注这样的问题了，并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我对女性文学素无研究，就不敢在这里班门弄斧了。以上所述，也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尚有待行家之教正。

这就是我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毫无疑问将贯彻到我所主编的这套《红辣椒女性文丛》之中。在我看来，收入这套丛书中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未必符合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的标准，但它们确确实实是女性的文学，即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抒发女性情感，并具有独特的女性风采的文学。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也就必需运用“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性的眼光。这样，才有可能深入其里，而避免误入旁门。

今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在北京召开。有关女性特别是女性文学的书，成为各个出版社争相出版的一种热门书。1994年十一二月间，徐晓琳女士带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和“红

辣椒创作中心”的使命，专程来到北京，希望我能够出面主编一套女性文学丛书，一方面作为向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另一方面也为“红辣椒”亮亮牌子，壮壮门面。我主编过《跨世纪文丛》，深知要编辑一套丛书并不难，难就难在它能不能在读者心中有个位置，得到他们的认可。《跨世纪文丛》之所以能够连续三年出了三辑共32本，就因为它一开始就有一个较明确的编辑方针：坚持文学性和可读性相结合，既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又要坚持高品味高档次而切忌媚俗。同时要尽可能打通发行渠道，使图书迅速打入民间图书市场。这套女性文丛是在如今丛书如林，有关女性文学的丛书也有好几套即将出笼的时候筹划的，能不能在读者当中站住脚跟呢？我感到责任重大，开始的确有点犹豫，有点怯阵。但当主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所提出的编辑思想（如上所述），并放弃了最初想搞拼盘式的多人集子，而认同了我提出的要保持入选作家一个较完整的面貌，力求使书籍有一定时间的保留价值时，我就勉力上阵了。

商定的结果是先搞几本散文随笔集——这当然也是由于散文随笔行情如今尚看好的缘故，以后再逐步扩大。在物色头一批人选的过程中，有些很优秀的女散文家如宗璞女士，由于其新作嫌少出于谨慎而未能如约使我稍感遗憾，但她们对我的工作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表示如若新作多了一定加入又使我感到欣慰。几位知名女作家——张抗抗、蒋子丹、方方、斯好、唐敏——首先表示积极响应，并给予热情配合，使我对编好这套丛书的信心陡增。我想，以她们的文化素养、文学品味、创作实力和目前已达到的知名度，她们的书是一定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

应该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蓉城书局对我的信任，使我一开始就感到合作的愉快。老同事倪培耕先生，以及我

的几位年轻朋友王绯、王光明、孙怡、叶琳等，他们从不同方面多有协助，谨此一并致谢。我将竭尽绵薄之力，将这套丛书编好，使之在读者中赢得信誉，以便为历史留下当代人创造的文学财富！

是为序。

1995年2月于北京·天命斋。

---

①据张京媛主编之《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前言》：“女性主义”，英文原文为feminism，本世纪初译为汉语“女权主义”，系从日文移译而来。张女士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如今取“女性主义”一词较为合适，这个“性”字包含了“权”字，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见该书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②据刘思谦该书《引言》第20—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③刘思谦所列举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群是：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袁昌英、陆晶清、苏雪林等。见该书《引言》第12页。

④这些女作家主要有：丁玲、萧红、白薇、林徽因、杨绛、苏青、张爱玲等。

⑤这是张抗抗女士1986年一篇文章《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张抗抗后来在将该文收入其散文随笔集《命运对你说：不！》（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1月版）的时候，却删去了这段话。这是不是说明抗抗如今的观点有所改变？

⑥这些人名和作品不胜枚举。为了避免因“排座次”而可能引起的不愉快，恕不一一列出。

⑦见王绯著《女性与阅读期待》第2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 目 录

---

序 ..... 张抗抗 (1)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5)

请不要问我们年龄 ..... (10)

女性话题四则 ..... (14)

女人和“榆钱” ..... (26)

性骚扰与性引诱 ..... (30)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 (34)

蚯蚓与蟒蛇 ..... (39)

红色变奏曲 ..... (41)

原著的精神 ..... (43)

出错 ..... (46)

大“街”得“道” ..... (51)

书叹 ..... (53)

可能 ..... (56)

电脑魔镜 ..... (60)

窗前的树 ..... (65)

---

|                    |       |
|--------------------|-------|
| 闲话稀粥 .....         | (68)  |
| 稀粥南北味 .....        | (73)  |
| 牡丹的拒绝 .....        | (80)  |
| 鹦鹉流浪汉 .....        | (84)  |
| 封阳台 .....          | (89)  |
| 野味 .....           | (92)  |
| 鲜木耳、野菲菜花、梧桐籽 ..... | (95)  |
| 故乡在远方 .....        | (99)  |
| 夜航船 .....          | (102) |
| 我的节日 .....         | (108) |
| 商品大潮与文化沙滩 .....    | (117) |
| 也谈“感情投资” .....     | (122) |
| 选择疑问 .....         | (126) |
| 钱这玩艺 .....         | (129) |
| 有关煤的闲聊 .....       | (144) |
| 通衢之州 .....         | (149) |

---

|                |           |
|----------------|-----------|
| 衢州一绝.....      | (153)     |
| 莫斯科地铁.....     | (157)     |
| 俄罗斯文人的生意经..... | (160)     |
| 为谁风露立中宵.....   | (166)     |
| 遗失的日记.....     | (170)     |
| 阿真与足球.....     | (180)     |
| 那年的雪到今天才下..... | (184)     |
| 粮票“发掘友”陈新..... | (187)     |
| 智慧的魅力.....     | (217)     |
| 跋 .....        | 吴福刚 (228) |

# 序

张抗抗

除了写小说，心里却是一直喜欢着散文的。

尽管在俄罗斯正统文学的概念中，一直将戏剧和诗歌以外的文学体裁，统统称之为散文。短中篇小说，都划归于大散文的范畴内。叙事与抒情、写实与虚构，并无严格的区别和界限。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由古代的文言散文嬗变而来的近代白话散文，或咏物或寄情或怀思，均与注重情节和人物的小说，有着油水不可交融的排斥和隔绝。

小说就是小说。散文便是散文。创造了“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的中国读者和作者，在文学样式上，似乎不赞成一元论。

也曾经有过散文体的优秀小说；也曾经有过讲述故事的好散文。却是偶然的个例特例。岁月流长，小说还是小说，散文还是散文。

它们彼此是那么不可相互替代，就像男人和女人，各司其职、各领风骚。如同男人和女人，彼此倾慕又互相戒备；彼此贪婪地吮吸对方，却又永远被无法逾越的那道“性沟”分割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即便婚恋，却不擅繁衍后代。

汪曾祺老师曾戏言说，长篇小说像是蟒蛇，而短篇小说，是这世上不可缺少的蚯蚓。汪老的这个比喻，令人会心。细想起来，无论晴天雨季，那小小的蚯蚓，滑润表皮充满了弹性和伸缩力，不经意地介入着人们的生活，将我们板结的土地弄得松软活跃。

那么，散文呢？如果说文学评论是啄木鸟，杂文是鹰，散文就是燕子黄鹂或金铃子。随意而灵巧地在蓝天下草丛中飞来飞去，唱着自己的歌。

还可说，散文是一桌丰盛宴席上的清爽可口的冷盘。几乎任何“素材”，在专习“散文”的厨师手下，都可做成精致小巧的冷盘。或酸或甜或麻辣或酸甜。通常是一种材料一方风味，一碟碟同时展现着，决不混淆也不重复。素朴、清淡、简约得难以察觉厨师的功夫，甚至，看上去吃起来它们似乎不用调料。所以每当热菜上来时，冷盘常常仍被挽留桌上，依然受着食客的青睐……

还可以说，散文是庞杂缤纷的服装世界，置于大衣夹克羽绒服西服套裙服装之外，陈列在橱窗角落上的运动服或是休闲服。

干脆就是紧贴着身体的内衣内裤，袜子手套凉帽围巾也说不定啊！

用一点裁衣剩下的边角碎料，再有一个构想，就能做点儿什么了。它从来都不是批量生产的，它只是剪刀下一个瞬间的火星。

最后还可说，散文是城市轰鸣污浊的机动车流中，穿街过巷的自行车；是远离都市的高楼之外，匿于山里的农舍或湖畔的别墅。是林中的小草是蒲公英是野芥菜是蘑菇……

这也许就是散文？——难以承担起史诗般画卷的重任，却又将这美丽而苦难的世界，丝丝缕缕点点滴滴地留在了笔

下。故事已远去，人和物亦已淡然，唯有作者微弱的感叹和思绪，还萦绕飘散在空气里……

